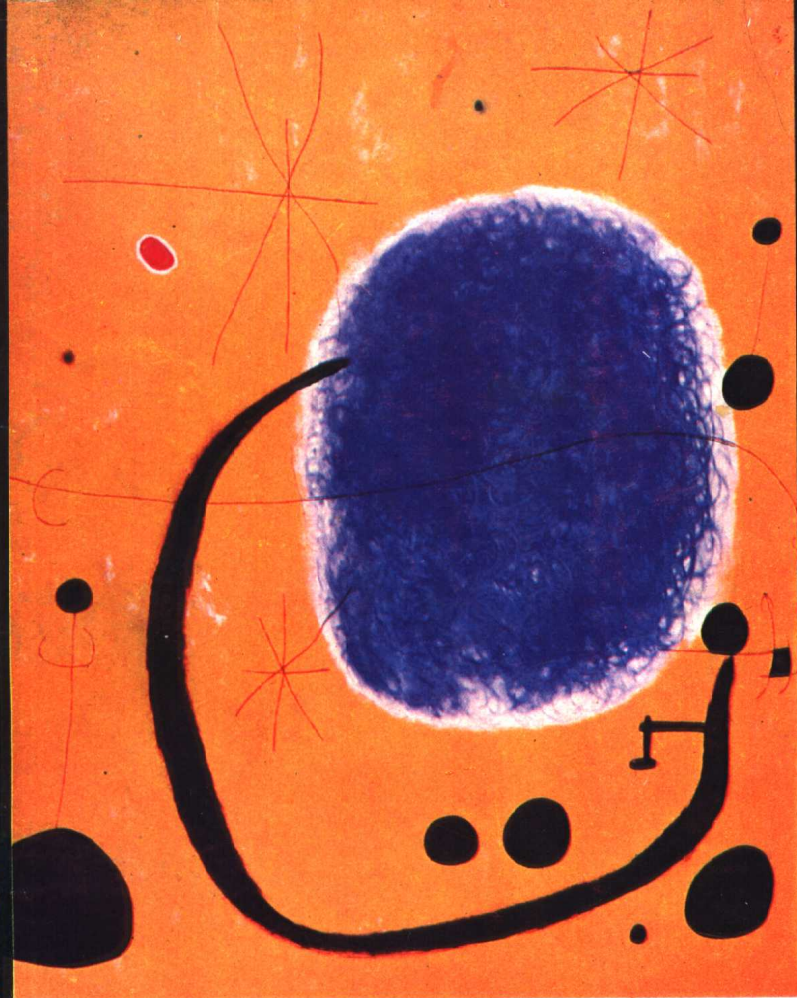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 MIRO •
• ROLAND PENROSE • MIRO

米罗

● 湖南美术出版社

● [英] 罗兰德·彭罗斯 著 ■ 李方林 译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62

ROALND PENROSE
MIRO MIRO
● ● ●
米罗

● ● ●
湖南美术出版社
〔英〕罗兰德·彭罗斯著 / 李方林译
国外现代画家译丛

米 罗

出版者：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人民路6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 × 1092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93000 插图：48页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400 册

ISBN 7 — 5356 — 0100 — 6 / J · 90

统一书号：8233 · 1194 定价：4.00元

责任编辑：邹建平

整体设计：邹建平

装帧设计：黄建成

翻 拍：陈 兵

作者简介：罗兰德·彭罗斯（Roland Penrose）生于1900年，在英国雷丁市接受教育，后又进入剑桥大学。1922年至1936年之间，他留居法国，在那里作画并与超现实主义画家、诗人结为朋友。回到伦敦后，他于1936年举办了国际超现实主义作品展览，到1939年为止，一直同超现实主义画家一起在伦敦、巴黎画画并举办展览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当代艺术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多年担任会长职务。由于他是塔特美术馆（Tate Gallery）的理事，所以也在英国枢密院和艺术协会任职。他于1984年在他的朋友霍安·米罗（Joan Miro）逝世几星期后去世。罗兰德·彭罗斯出版的作品还有《毕加索的生平与作品》、《名人与剪贴簿 1900—1981》等。



我常常感到自己就象一只有触角的昆虫。我逗留徘徊知道自己一直走向更深入地发现。

为了跳到天上去，必须让你的脚坚定地踩在土地上。

——米罗语

1978/10/6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青年时期	5
第二章 巴黎与超现实主义.....	18
第三章 破坏绘画.....	37
第四章 战争与隔绝	53
第五章 新的领域.....	60
第六章 雕塑及其他.....	73
第七章 诗与现实.....	87
结 语.....	111
图 例.....	114

序

李路明

我喜欢米罗。

米罗在我的印象中，画星星画小鸟画女人，都画成一副很可人很幸福很随意的样子。故我自以为是地以为米罗是个很活泼很浪漫很放得开的人，这回读了彭罗斯写的《米罗》，我方晓得米罗是个很安静很寡言很小心翼翼的一个人；有时居然还来点小小的腼腆，露些傻像。

在日常生活里米罗虽不见得放得开，画却是放得开的。是何原因？只能说他天生有颗易感的心，因此内心里常骚动常不安，满溢各类瑰丽神秘异想。他的安静完全是表面现象。这就决定了他一到巴黎，即与超现实主义诗人们很友善，后来还为超现实艺术运动作了大贡献。所以他的画并非全是人们常认为的那样，是孩子气的白日梦。天真坦率与阴郁不安常扭在一起，难分难解，这才是米罗的真形象。他的魔力正是建立在善与恶两个极端要素的微妙平衡之上的。因此，他虽曾亲近过立体派与野兽派，还跟过达达派一阵子，有与超现实主义者一拍即合的经

历。最后，他却从这所有的运动中超越而出，成就了他自己。

《米罗》是本说米罗的书，仿佛是不用讲的。不过，它是写米罗那颗天真得很的心还是写米罗的色彩和线条的魔力抑或写米罗九十年的心灵历程以及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倒是可以交待一下的。

其实这些那些，只要是关于米罗的，此书都多少谈到。谈得最充分也多给人以启示的是产生他绘画的种种潜在的因素和米罗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又如他的造型符号的产生，三十年代少了天真多了苦痛的“野蛮绘画”，抒情的诗意的《星座》系列，硕大的纪念碑式的壁画与众多的陶瓷品；都在书中得到恰当的描绘。

看过彭罗斯的《米罗》，我感觉到米罗天生是个艺术家。艺术家人人都能做，这种乌托邦是很不可信的。天生的艺术家只能是为艺术而生的。象米罗，他十七岁时父亲大人要他干买卖活儿，他竟干出一身病来，其父见如此状况，只好放他的生，让他到乡下去想他的艺术，病自然不治而愈。由此可见，米罗只能做艺术家，正好比他干不了商行职员，类似商行职员的好多人也干不了米罗的事一样，当然，商行职员要去喜欢艺术，倒不是什么糟糕的事。

记得黄永玉先生认为“女人天生应该可爱，红颜悦色，会唱山歌，会骂人”才好。我有同感。米罗呢？早就这么看并画了这样的女人。他对女性是太敏感了，他把女性作为人类整体状态的一部分，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正象他不厌其烦地表现神秘的夜和自由的鸟一样。在黑夜中的女人和鸟。是米罗画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母题。大约在米罗看来，女人等于鸟。因为她（它）们都使人迷恋，都有诱人的色彩，柔和的外表，女人的舞蹈与鸟儿

的飞翔都同样优雅好看，身影极有可能令人陶醉；且又同具另一种属性，如锐利的爪，喜欢叫的尖尖嘴，好虚荣好梳理羽翼。她（它）们的不完善正是自然的完善，她（它）们的伟大在于她（它）们能创出新生命。所以米罗的鸟是女人的化身，而不仅仅是性器的象征。

对米罗而言，情欲乃是宇宙间最为自然最合乎情理的现象，是所有生命的原初动力。他的这种认识既素朴又深刻。女人的存在支配着米罗的神秘夜空与夜空中的鸟儿，看他的画就晓得他极清楚夜的价值。他的黑夜尽是绚丽色彩，黑色的夜与辉煌的星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星星成了他作品中变幻无穷的永恒符号。

所以有人叫他做“星星王子”。

米罗上个世纪末生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省的巴塞罗那，这是个生气勃勃的海港城市，民主而坦诚；欧洲的前卫文化总是先从这里流入西班牙；这里的色彩是典型的地中海色彩，明朗得很。因此，米罗对新东西的敏感，对现存东西的怀疑，对自己的自信及他笔下饱满欲滴的颜色，当是巴塞罗那孕育出来的。他认为他惊世骇俗的艺术是扎根乡土扎根传统的，看来是有几分道理。所以他爱西班牙爱得一塌糊涂。

他的同乡同代人毕加索、达利离开西班牙旅居异国后，虽常言怀念之情，却没有米罗的切实行动。米罗冬日在巴黎，夏日在西班牙老家，往来频繁如穿梭。他为什么如此？他说过的：“我们加泰隆尼亚人若想跳上天空，我们永远相信必须把两脚扎实地踏在大地上，我有时觉得回归大地使我能飞得更高。”

西班牙是他艺术梦的泉。

西班牙真他妈的是块不可思议的土地，有了毕加索有了达

利还不罢休,再来上一个米罗,也不奇怪,因这块了不起的土地上有喜欢见血的斗牛士,有长裙撒得威武十分潇洒到家的舞蹈者,有沉醉忘我疯狂热情的吉它手。这当然都是文化。这个种族就是产生大艺术家的种族,他们没有那么多规规矩矩那么多前人后人那么多小心小眼,因为他们只相信树叶掉下来是很难得砸碎脑袋瓜的。反省一下我们的艺术家,似乎总少了点什么又多了点什么,是少了点超凡脱俗少了点执迷不悟的干劲还是多了点柴米油盐多了点婆婆妈妈的指点……

给我们勾勒出米罗形象的彭罗斯,是米罗的铁哥们,与其有好交情五十年;又是个出色的超现实派画家。因而他写来便亲切便贴切便不隔靴搔痒。

也因此,读了彭罗斯的《米罗》,觉得合算,受益不少。要不然,邹建平君在责编此书时,怎么会常常击案作恍然大悟状呢?尽管那阵子他的痔疮常来找找他的麻烦,却并没影响他情绪的高亢。

彭罗斯写得好自然重要,但若译得糟,那妙处也就难出了。所以译者李方林君能传出彭罗斯之神也属不易。李君出过洋,想必看过米氏的诸多精采原件,又加上洋文中文均下过功夫,故译下来,便是晓畅自然,颇有分寸感,读来也就轻松。四川的吕澎君叫我为李君的译书作序,虽李、吕二君均是不曾相识的同道朋友,但他俩都喜欢米罗,我也喜欢。因为喜欢就说了这通跟米罗有关的话。

也算它是序。

1987年7月23日凌晨草草于长沙○●间

第一章 青年时期

格韦洛姆·阿波里耐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在试图概括发生于诗人或艺术家内心的灵感与理智的冲突时,曾描绘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一种人不需要灵感,但却接受它的支配,“他们好象是自然的延伸,其作品无法越过理性之路。”另一种人则画“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全然没有灵感的冲动,灵感打动不了他们,他们除了自己想要宣传鼓动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要把米罗归入其中任何一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本质上兼属二者。这就是说,他是“自然的延伸”,下意识地遵循灵感的引导,作品中表现出高度的个性特点,这使他在整整一生中与奇妙的自然亲密无间。与此同时,米罗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真的诗人,他身上还表现出高度的训练有素的思维能力。米罗属于这一类艺术家,借用阿波里耐尔的说法,他的作品来自“持续的努力,不断的尝试,系统地表现他所期望加以系统表现的东

西。”

也许一切生来具有伟大的表现才能的艺术家都必须把奇妙的灵感与理性结合起来，理性不仅能够用来测试他们周围的世界，而且使他们的作品合乎情理。理性的探索对于扩大、完善他们自身的才能以及运用技巧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技巧能够加强和丰富他们的表达方式。米罗是一位在艺术实践中从未失去炽热欲望的画家，他深入地探索自然的真实，但决不允许理智压抑想象。

没有艺术家比米罗更深地扎根于自己的乡土和传统的艺术。他从同时代人那里吸取的艺术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并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身上追溯传统的特点却容易得多。他在血统上属于加泰隆人，出生在加泰隆尼亚省，该省囊括了西班牙东北部的许多地方和巴利阿里群岛。虽然米罗游历了许多国家，但是在他心目中，他的出生地加泰隆尼亚只有法国才能与之相匹，他在法国有一群活跃的朋友，巴黎的文化气氛吸引了他许多年。

米罗于1893年生于巴塞罗拉一个熟练的工匠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殷实富裕的金手饰艺人，在巴塞耶·德尔·克列狄多开了一家店铺。如今，这店铺在老城中心一排排密集的房屋和拥挤的街道的包围之中，这条狭窄的小街现仍然存在。店铺附近，一边是有着美丽的拱顶的雷尔市场，人群熙攘，川流不息，一直通向拉姆布莱斯，另一边耸立着古老的哥特式建筑，环绕着大教堂。这个热闹忙碌的地中海港市，风光明丽，商业繁华，然而，虽然米罗在这里长大成人，他却很快发现，加泰隆乡下广阔的空间对他亲切得多。

很早的时候，他就对家里人宣布，他希望成为艺术家，但是

他的父亲充耳不闻。1910年,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出于对家庭的责任,当了一名商业职员。他闷闷不乐,第二年就患了重病。父亲把他送到一个农庄疗养,农庄靠近丘陵地带,俯瞰着南塔拉戈纳的大海滩。这个农庄对于米罗的一生极为重要,它有一所坚固结实的农舍,周围环绕着几英亩橄榄树和葡萄园。附近有一个山镇,人们称它为蒙特洛伊,因为这里有一个粗糙的岩石断层,石工巧妙地给它加上屋顶,使它成了一个小小的教堂。这是一个富于浪漫情调的建筑,曾出现在米罗早期的风景画中。加泰隆尼亚的这片土地,正是米罗一家世代居住的地方。他的祖父,名字也叫霍·米罗,曾是古老的科鲁德拉村的铁匠,年幼的孙儿常常到祖父家里去,这不仅为他孱弱的身体所需要,也因为他发现这片荒凉的山地充满了魅力。他渐渐地理解了迷人的动物、植物和花朵的每一细微之处。

米罗的母亲,出身于马约尔卡的多洛利斯·菲拉家族。她父亲是一个细木匠,这意味着米罗继承了两个家族的传统技能和设计风格,对于精致的工艺产品,这都是不可缺少的。由此,我们就能理解米罗对于自然的天生的热爱。米罗生病之前,有时曾去被人叫做“拉·洛提亚”的伯纳斯艺术学校听课。十余年前,就在这所学校,毕加索曾在短短的时间内以自己巨大的才能使他的教授们惊异不已。米罗也受到他的教师莫狄斯托·厄吉尔和约瑟·巴斯科的赏识,他们认为这个小學生很有前途,他到山村旅行时画的自然写生令人愉快,米罗对家传技能的承袭也可在一幅早期的珠宝设计图中得到证实。但是,米罗却用他所特有的坦率态度告诉我们,他在艺术学校获得的名声是“罕见的愚笨”。

米罗从蒙特洛伊回来时,身体已恢复了健康,家里允许他到

巴塞罗拉的一所美术学校学习,学校的首席画家是极富理智的弗兰西斯·加里。这里的风气完全不同;加里想方设法唤起学生们观察事物的敏锐感觉。加里带学生到山里去旅行,告诉他们“头上要戴一顶四周都是眼睛的花冠”;他鼓励学生关心室内音乐和诗歌。他的绘画教学给米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加里蒙上学生的眼睛,把一件物体放在他手里,告诉他通过触摸来彻底认识物体,事后不用再看它,仅凭感觉就能画下来。在加里的教导之下,米罗发现自己对形体的感受和表现能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15年,米罗选修了桑特·鲁克艺术团体开设的一些课程,并在那里遇到两个年轻的艺术家,乔恩·布拉兹(Joan Prats)和约瑟夫·劳伦斯·阿替格斯(Joseph Llorens Artigas)他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该艺术团体的声誉得力于一个过去的学生,“新艺术”建筑家安托尼·戈蒂(Antoni Gaudi),他在建筑上的杰出的发明创造,激起巴塞罗拉年轻一代的热情,他对于流动的有机形式的运用,他在技术上的革新,给米罗的一生带来深刻的影响。

1910年,米罗为自己的前途反对父亲的安排与他对拉·洛提亚学校的传统美术教学方法的不满恰巧一致,这是米罗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危机,从此就周期性地出现,每一次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动荡的标记。由于米罗外貌安静,性情文雅,因此频繁而狂热的内心激情,使他的作品更加引人注目。1919年,当他不满意巴塞罗拉的狭小天地时,内心的火焰再次迸发出来,他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世界。

米罗平静地意识到巴黎发生的巨大的艺术变革。1916年,商人维纳德(Ambroise Vollard)在巴塞罗拉举办的当代法国绘

画展览给米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17年至1918年期间,塞
尔杰·德耶列夫(Serge 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前来演出
时,米罗坐在廉价的顶层楼座上热切地观看表演。1917年,他结
识了富于煽动性和反抗性的达达主义者弗兰西斯·皮卡比亚
(Francis Picabia)。此人几次出访纽约,并在纽约展出了他作
于巴塞罗拉的部分作品,编辑出版了四期粗野的先锋派杂志,其
中发表了他自己的象机器结构一样的绘画。杂志中大多数文章
都出自他的笔下,但也采用了马克斯·戈特(Max Goth)、马克
斯·雅可布(Max Jacob)和乔治·雷伯蒙特——狄塞恩斯
(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等人的稿件。阿波里耐尔
的手迹占了整整一页,他的文字和生动的形象难分难解地结合在
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巴黎传来的先锋派思想渗透了人
们的意识,第一次使米罗有机会了解当代法国诗人的重要性。
他相信诗与画确实是不可分割的,并本能地同情访问过巴塞罗
拉的诗人皮埃尔·利维迪(Pierre Reverdy)和莫利斯·雷纳尔
(Maurice Raynal)。巴黎的诱惑力是强烈的,但只要战争继续
下去,米罗就无法到巴黎去。同时,由于他一心一意地工作,不
断增加的焦虑情绪也暂时得到克服。他开始在巴塞耶·德
尔·克列狄多家里楼上的小屋作画。

事情越来越清楚,米罗总有一天要到巴黎去,但在离开巴塞
罗拉之前,他在他的小圈子内已经颇有声望。他的朋友布拉兹、
阿替格斯和雷加特(E.C. Ricart)鼓励他,他们也有着同样的雄
心大志。1918年,他在盖勒利斯·达尔莫举办第一次个人作品
展览。他展出的绘画使所有前来参观的人大吃一惊,人们与其
说是对作品的主题感到诧异,不如说是对绚丽的色彩和新颖的

风格感到惊奇,虽然当时他已很明显地受到野兽派画家的强烈影响。他醉心于四种主要的题材:静物,风景,肖像和裸体。这些作品本身的主题十分平常,但是每一幅画中都有着出人意外的新奇之处和个性特点。在令人熟悉的瓶子、碗、苹果和花卉等静物习作中,米罗用新的眼光看待每一种描绘对象,并仔细考察它们本身的基本性质。每一个瓶子或罐子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其表面封住了难以确定的内部空间。苹果圆润而结实,在衬布上散开,虽然这些绚丽的色彩更应该属于野兽派画家大胆的实验,但它们有时却使人想起塞尚。从前景向画中延伸的斜线条造成了令人信服的三维空间意识,但却没有运用传统的透视法则。在风景画里也是如此,透视完全消失,然而,人们却似乎仍然能够看到遥远的深处。这种感觉也许是由一条小路引起的,它从画的一角弯弯曲曲地朝里面延伸进去,颇有气势,深深地吸引住人们的眼光,使人感到自己置身于树、房屋、也许还有一所教堂或一座桥梁的包围之中,然后才看到天空和被地中海的风吹成了独特的形状的云彩。每一细节都有着自己的节奏,它与周围其他具有不同节奏的细节连接起来,使人联想到我们仍然能够在西班牙农民那里看到的流动线条和粗犷的传统书法,他们把名字漆在大车上,名字上画着使人产生强烈兴趣的花饰,每一个字母看上去都使人感到欣喜。米罗看过毕加索和勃拉克(Georges Braque)的作品,主要是复制品。他受到立体主义风格的感染,虽然并不带着同样的目的去解释和分析每一件物体。他运用角形结构创造出一种动态,把观众的眼光引向图画深处。当表现的对象是一个诸如蒙特洛伊之类的山城时,米罗描绘长方形的房屋,这些房屋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具有立体主义的精确性,犹如坚硬的地质结构。他已经抛弃了我们在他初期